大蒙古国时期蒙古草原上的社会经济

柴福珍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摘要　从畜牧生产、农耕生产、手工业和商业 4方面探讨了大蒙古国时期蒙古草原上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关键词　大蒙古国;蒙古草原;社会经济
中图分类号　F3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9)35 - 17840 - 03

Social Economy of Mongolia Grassland during the Period of Mongol Empire
CHAI Fu-zh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of Mongolia Grassland during the period of Mongol Empire was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animal production, agricultural cultivation,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business
Key words　Mongol Empire; Mongolia Grassland; Social economy

大蒙古国时期的征战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蒙古草原逐渐成为蒙古人、汉人、色目人共同的家园。在这一时期,不仅草原畜牧业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而且出现了农耕经济,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　蒙古草原上繁荣的畜牧生产

与蒙古国建立之前蒙古草原上的畜牧生产相比,蒙古国建立之后的状况显然更好。不仅在生产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牧畜管理上也更为先进。

(1)这一时期人们对草场的认识更为清晰,草场面积也有所扩大。蒙古草原的自然环境一直是适宜畜牧生产的,除少数地方覆盖有很稀疏的森林外,其他地方均没有任何树木,是盛产野草的天然放牧区。"这里不适合种植作物,却适合饲养畜群,即便算不上十分理想,至少也是相当适宜的[1]。"大蒙古国的牧民们牧养牛、马、羊和骆驼等牲畜,以"逐水草放牧"为其主要经济活动。对于草场的选择,当时已经有了较清楚的认识,懂得什么地方更适合放养牲畜。夏天人们迁到气候凉爽、水草丰美的山地,冬天迁到比较温暖的草甸。为了保护草场,蒙古人颁布了法令,"禁草生而斸地者,遗火而爇草者,诛其家"[2]。破坏草原、烧荒毁草的人,要被处以诛其家的重刑,惩治相当严厉。窝阔台当政时期,"在没有水的地方挖掘出井,使百姓得到水和草",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畜牧环境、扩大了草场,促进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2)这一时期的蒙古牧民们在畜牧生产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继承了前人对牲畜的去势技术。其牡马留十分壮好者,作移剌马种外,余者都骟了[2]。成吉思汗的祖先脱罗豁勒真"有两个好骟马",成吉思汗青年时代也有"惨白骟马八匹"[3]。去势技术的采用提高了马的群体质量,经过去势处理的马群"不无强壮",且"能风寒而久岁月"[2]。牲畜特别是马、牛等大牲畜的去势,不但可以保证畜种的优良和牲畜的强壮,还提高了牲畜的经济价值,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兽医知识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蒙古人在马的饲养、训育、骑乘和保护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马初生一二年,即于草地苦骑而教之,却养三年而后再乘骑"[4];"凡驰骤忽跑,即解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气调息平,四蹄冰冷,然后纵其水草","自春初罢兵后,凡初战归,并恣其水草,不令其动,直至西风将至,则取而控之,系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后,膘落而实,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寻常正行路时,盖辛苦中吃水草,不成膘而生病,此养马之良法"[2]。

(3)这一时期的畜牧管理办法有了一定的改进。蒙古国建立以后,牧人的分工更加明确和专业化。在成吉思汗任命的官吏中,"迭该管牧放羊只,古出沽儿管修造车辆","弟别勒古台与合剌勒歹脱忽剌温二个掌驭马,泰亦赤歹·忽图、抹里赤、木勒合勒忽三人管牧养马群"[3]。而在具体的畜牧生产方面,蒙古贵族们启用了大批外族人[5]。牧马人中"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察合台汗国的一个名叫维即儿的辅弼就是一位汉人,曾做过察合台的一个异密忽倏黑那颜的牧人[6]。草场的扩大与这些外族人的加入,显示出大蒙古国的畜牧规模在不断扩大,也说明其畜牧技术得到了推广和普及。

在草原所牧的各种牲畜中,马向来最受游牧民族的珍视,在管理办法上也更为严格。马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既是生产力,又是生产和生活资料;既是交通工具,又是作战物资和武器,因此,被看作是财富的象征。成吉思汗成为草原领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时赐人以裘马"等财富的"宽仁",因为这种"宽仁","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干诸人,若朵郎吉、若札剌儿、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窝阔台即位后,不仅以固定的 10%的税率要求蒙古人上贡雌性马、牛、羊,更特别对盗马作出了严格规定,"盗马一二者,即论死"。每次征伐的战利品中也总会有大量的马。仅 1235年,曲出从"徇襄、邓,入郢",所虏掠得的牛、马便有"数万"。蒙哥即位"颁便宜事",在严格限定诸王滥用驿马权利的情况下,"诸王驰驿"仍有 3、4匹之多[7]。作为财富的象征,蒙哥赏赐族人的财物中仍旧少不了马。1257年,就曾赏赐镇守斡罗思的驸马剌真之子乞鹏马 300匹[7]。为保护马,还在法律上做出了"箠马之面目者"、"诛其身"等规定[2]。牲畜身上都有主人的标记,无需专人看管也不会丢失。当偶尔有牲畜走失时,如果有人发现也会让它们自由自在的行走,或者是将之驱赶到专门指派负责收容工作的人那里。失主前往后者家中寻找,便会毫不费力地将之领回,使其物归原主[1]。到

作者简介　柴福珍(1971 -),女,河北黄骅人,硕士,讲师,从事中国元史和中国农史。
收稿日期　2009-02-0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世祖忽必烈时,则在这些马的左腿处烙上官印,称为大印子马。放牧人称为哈赤、哈剌赤,以世袭的千户、百户管领。政府在监管上,“岁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驰驿阅视,较其多寡,有所产驹,即烙印取勘,收除见在数目,造蒙古、回回、汉字文册以闻”,“凡病死者三,则令牧人偿大牝马一,二则偿二岁马一,一则偿牝羊一,其无马者以羊、驼、牛折纳”[7]。

由于技术上和管理上的这些进步,蒙古高原上的畜牧生产呈现出繁荣景象。在牲畜方面,蒙古人“拥有骆驼、黄牛、绵羊、山羊,至于牡马和牝马”,“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区都不会拥有他们那样多的数量”[1]。以主要作为驭使用的牛而言,单是一个富裕的蒙古人就会有 100或 200辆带箱的车,装满卧具和贵重物品,而每一辆车用 22头牛来拉,合计约 1 000～2 000头牛[8]。此外,用于食用的牲畜数量也很庞大。如蒙哥在位的每年都会有大规模的宴会,其中为庆祝自己登上汗位,宴饮作乐整整 7 d。饮用库和厨房负责每天供应 2 000车酒和马湩、300头牛和马,以及 3 000只羊;1256年的宴会持续了约 60 d,仅牛、马就消耗了近 1万头、羊近 2万只[7]。没有雄厚的畜牧基础,一次性消耗如此多的牲畜是无法做到的。到忽必烈时,在传统游牧区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7处牧地(表 1)。在这些牧地上,有规模巨大的马群。

表 1　元代十四道官牧地

Table 1　Fourteen official pastures in Yuan Dynasty

地区 Areas	元代地名 Name in Yuan Dynasty	现所在地 Location in modern times
蒙古地区 Mongolia area	火里秃麻	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周围
	斡斤川等处	今蒙古国克鲁伦河上游地区
	阿察脱不罕等处	今蒙古国哈剌乌苏湖周围
	阿剌忽马乞等处	今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东北
	折连怯呆儿等处	今内蒙古通辽市附近
	玉你伯牙等处	今张家口西北
	哈剌木连等处	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
西北地区 Northwest area	甘州等处	今甘肃张掖
大都周围 Around the Grand Capital	左手永平等处	今河北卢龙县
	右手固安州	今河北固安县
	益都	今山东益都县
中原地区 Central Plain of China	庐州	今安徽合肥
边境地区 Border Area	亦奚不薛	今贵州毕节地区
	高丽耽罗	今济州岛

注:数据来源于《元代的畜牧业及马政之探析》。

Note: The data are from *Animal Husbandry and Horse Policy in Yuan Dynasty*.

总之,在这一时期的蒙古草原上,无论是畜牧生产技术,还是畜牧管理办法,亦或是整个草原的畜牧产量,都获得了较大提高。

但遗憾的是,这些进步仍然较为原始、简单,这一时期的蒙古人民仍旧没有保护和容纳牲畜的围栏,不准备干草等冬储饲料,只是将牲畜放牧于旷野中,逐水草而移动。这种方法是无法抵御夏季干旱和冬季雪灾的,即使是平常年份,冬季因为降雪也会失去 20%～30%的羊群,这些地区的蒙古人经常出现饥馑。而且这一时期的蒙古草原上时常会有大的自然灾害。1233年 12月,草原上大风霾 7 d;1248年草原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1256年春天,“大风起北方,砂砾飞扬,白日晦冥”。这些灾害给畜牧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在这些灾害的侵袭下,草原上“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因此,草原上的人们仍需汉地经济的大力支持。

2　大蒙古国时期草原上的农业生产

在大蒙古国时期,作为游牧经济区的蒙古草原很早便发展起了农业生产。蒙古建国前后的不断征战,使不少农耕民族的人们成为俘虏被运回草原,特别是蒙古人“掠中国之人为奴婢”,并将他们运回草原,这些汉人因为“必采食而后饱”的饮食习惯,在水源相对充足的地区开辟出小片耕地,草原上出现了农业生产活动。对于这些农事活动,窝阔台是支持的。在和林境内,有个人种植萝卜,获得了一些收成;另有一人在和林附近种植了一些柳树和杏树苗,并长出了嫩芽(由于严寒,树在当地很难生长)[6]。因为这些成绩,窝阔台对这 2个人给予重赏。此后,这种耕作活动不断得到发展,到 1247年张德辉应忽必烈征召北上和林时,和林的居民已“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间亦有蔬圃”了[9]。

当然这种生产并不可能与农耕区相比,其生产总量不会很大。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大蒙古国时期草原上的农业生产仍是不发达的。蒙古草原作为游牧经济区,天气寒冷,“四月、八月常雪,风色微变。近而居庸关北如官山、金莲川等处,虽六月亦雪”[2]。自然条件的恶劣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这里的人们仍需要从外地运来“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10]。普通的草原居民仍很难获得充足的粮食和蔬菜[1]。“大贵人在南方有村庄,粟和面粉就从那里输运给他们过冬。穷人靠卖羊和皮毛得到这些东西”[8]。窝阔台在草原上建成和林城后,让 500辆大车每天载着食物和饮料从各方运到和林;这些车相当庞大,每辆车要用 8头牛运送。运来的食物和饮料被储存于和林仓库中,以便取用。这些贮存的粮食相当多,有一年,谷物生长季节下了雹子,打毁了庄稼。窝阔台就下令:“种粮食者不必担心,因为我们将赔偿全部损失。再灌溉一次庄稼吧,如果没有任何收成,就完全从(公家)仓库中中取偿”。这一诏令最终是兑现了的。蒙古人的衣料除皮毛外也由外地运来,夏天穿的丝绸和织金的料子以及棉布,是从契丹和其他东部地区,或波斯和其他南部地区运来。富人还制作丝棉衣,极为柔软、轻便、保暖;穷人用棉布裁衣,或者用从粗羊毛中挑选出的细羊毛[8]。

除了受到恶劣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外,对于习惯于游牧生活方式的蒙古贵族和普通牧民来说,他们还没有充分了解汉地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也没有接受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心理准备。实际上,此时在传统农耕文化区是否沿袭农耕传统尚未列入蒙古贵族的考虑范畴。即便改国号为大元之后,许多耕地仍不断变为牧放牲畜的草地,许多王公大人,“占良田近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都元帅察罕的牧地甚至“跨连河南、河北、山西三省,广达万四千五百顷”。更何况在自然条件恶劣的传统游牧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还远未具备。

3　草原上的手工业和商业

大蒙古国时期,草原上的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定居城市的建造格局中已经有了手工业和商业的专区划分,工匠贡献之多、商人活动之频都反映了手工业和商业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繁荣。

按照传统,蒙古草原上的男子从事制作马镫、马衔、马鞍及造箭、修房、造车,或者照料畜群等轻微劳动。他们的妻子则从事各种劳动,包括用牛皮制成大壶,用马臀部的皮制成极漂亮的鞋,缝制皮袄、衣服、马靴,制作毡子和铺盖屋舍,制造奶油等。生产出的产品大多自己享用,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拿出来与周边地区的人们进行交换。因此,草原上的手工业和商业最初并不繁荣。

但是,这种简单生产的状况在大蒙古国建国前后很快因为对外战争而发生了变化。不断地征战掳掠使蒙古草原有近数十万的西域诸族军士、工匠、驱口,还生活着汉地的工匠和各行各业的技师[11]。窝阔台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令仿照汉地都城样式建造了和林城,并在城中筑造万安宫。建成的首都和林城里设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工匠区,居住着从各地掳掠来的能工巧匠,各地工匠的聚集有利于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传播、融合和发展;另一部分是商业区,是有市场的撒拉逊人居住区,那里有大量的蒙古人,因为那里有靠近该城的宫廷,生活着许多使臣。城四周有泥土墙和 4道门。东门卖粟及其他种类的谷物,不过这些物品很难运送到那里;西门卖绵羊和山羊;南门卖牛和车;北门卖马[8]。从这样的建筑格局中不难看出,草原上的手工业和商业在此时已经得到了发展。

作为手工业生产的主体——工匠,从事着各种工作,交纳着巨额赋税,他们每天交给蒙古人 1 500艾索特(1个艾索特是 1块重 10马克的银锭,约合 2 5 kg)[8]。他们还要以其产品向蒙古人纳贡,并把所有的农田收获物都送到其主人的粮仓中。贡品的丰富显示出当时手工产品制作与交易的繁荣。不过,大部分工匠们自身的生活相当悲惨。工匠们在纳贡之后,留给自己的只有种子和勉强维持他们生活的粮食。那些被主人留在家里而当作奴仆使用的人更是受尽苦难。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穿皮裤而上身赤裸地在赤日炎炎之下行走,到了隆冬,他们又要忍受严寒。甚至有一些人由于寒冷而冻掉脚趾和手指,也有人受严寒而被冻死或者四肢瘫痪[1]。宪宗即位后,降旨改善工匠们的境遇。他命令商人、企业主和工匠之中的普通人,要宽待自己的伙计,把自己的一部分财物分给他们,但这种命令显然不能得到真正的执行,命令中没有切实可行的奖惩办法,工匠的待遇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善。

大蒙古国的商业主要采取官营方式,而且这种经营的目的是满足蒙古贵族们声色犬马的奢侈享受和慷慨的名声,并不计较利润。早在蒙古兴起之初,就有许多西域商人进入蒙古高原进行贸易。他们用中亚的纺织品、葡萄酒、手工艺品和粮食等换取蒙古人手中的貂皮、马匹等珍贵土产[11]。窝阔台即位后,其慷慨更使各地商人拥至和林。窝阔台去世后,贵由汗想使他慷慨的名声超过他的父亲,他命令对邻国来的商人们的货物估价之后,就照价偿付。各地的货物堆积如山,以致搬动都存在困难。大臣们向贵由汗奏告了这个情况,他于是下令将货物分给了军队和在场的所有人。贵由汗死后,许多后妃和宗王们颁发了无数玺书和牌子,向全国各地派出使者,并庇护若干庶民和贵族,为的是与他们合伙经营,或出于其他目的。到宪宗时,虽有禁令对这种状况进行了限制,但此类交易仍大量存在。世祖即位后,继续限制权豪经商,尤其是"以官银卖买之人,并令赴务输税,入城不吊引者同匿税法",但是对"上都商旅往来"仍给予优待,"特免其课"[7]。

总之,草原上的手工业和商业在此时得到了一定发展,丰富了草原人民的生活。官营匠局中聚集着众多工匠,都市里聚集着众多商人,并在城市建筑中有了工匠区和商业区的划分。不过生产和交换的主要物品大多为贵族奢侈品,而且大多数工匠与商人的命运有着巨大差别,工匠们负担沉重、处境悲惨,商人们备受优待,赚取了巨额利润。

4 结语

大蒙古国时期,蒙古草原上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草原畜牧业在其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无论是牲畜的种类、数量还是饲养技术、管理方法都体现出当时畜牧业的繁荣。农耕生产因战争掳掠的大量汉人的到来而在一些地区发展起来,并受到了大汗们的重视。手工业和商业一度较为繁荣,众多工匠和商人的存在与城市建筑中工匠区和商业区的划分都显示了其繁荣的景象。手工业的繁荣更多的源于战争掳掠的大量工匠的努力工作,而商业的繁荣则是由蒙古贵族们对奢侈品的无限追求推动的。

参考文献

[1] 贝凯.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M]. 韩百诗,译注,耿昇,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2.
[2] 彭大雅,徐霆,注. 黑鞑事略 [M]. 通州:翰墨林编译印书局,清光绪 29年 (1903).
[3] 余大钧,译注. 蒙古秘史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4] 孟珙. 蒙鞑备录 [M]. 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
[5] 陈高华,史卫民. 中国经济通史 ·元代经济卷 [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6] 拉施特. 史集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
[7] 宋濂. 元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8] 柔克义,译注,何高济,译. 鲁布鲁克东行纪 [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9] 王恽,杨瑀. 玉堂嘉话 [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 虞集. 道园学古录 [M]. 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
[11] 马建春. 《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上编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